

老物件

□ 蜀水巴人

说到老物件，阳泉市的“阳泉记忆·1947”大约是比较独特的存在。踏进这座全省首家主题文化园，满眼皆是老物件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满眼皆是岁月的折痕。

“阳泉记忆·1947”文化园的前身，是阳泉市水泵厂。曾几何时，厂里的机器在隆隆飞转，工人们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常。可是，一来二去，厂子到底还是撑不下去了。终于，工厂停产了，曾经宽敞的厂房，寂静成了叙旧的回声。曾经锃光瓦亮的设备，卷缩在蒙尘的车间里，寂寞成了无处倾述的过客。幸好，阳泉人终究还是惦记着、挂念着这些老物件——去年仲夏时节，轰隆轰隆的施工机械开进了水泵厂，昔日的厂房、厂区，慢慢变成了步行街、园林景观和不同年代的记忆展馆……阳泉人一代又一代的生活记忆，借助于一代又一代的老物件，复活并且固化了下来。

其实，“阳泉记忆·1947”所呈现的那一段段历史，不过是我们所经历过生活过的一个个缩影——带着布票跨进门，售货员一尺一尺量着布料卖的绸布店；城市与城市之间打个长途电话，得去邮局排着队静静地等候；一对新人办喜事，家里左挪右借才置办齐全的“三大件”：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；工人们进厂干活，戴的柳条编的安全帽，带饭用的油渍麻花的铝饭盒；

搞对象谈恋爱，好容易下一个饭馆，必须要带齐的粮票……真真切切，一概都是那么熟悉的镜像。对于今天的00后们而言，老物件们所呈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都不啻是一种黑色幽默。可是，只有真正经历了那些过往的我们的爷辈、父辈们，才会明白，为什么老物件令他们刻骨铭心。

一件老物件，对应着的是一段历史——主人珍视老物件，是希望将历史的种子播种、开花、结果。

阿米什人是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“原始族群”。这群主动与现代生活相切割的欧洲移民，在每一个聚居地，都会专门辟出一间屋子，或大或小，陈列各式各样的老物件：一张手绘地图，记录着其祖先最早迁徙的路线；来到美洲大陆以后，买卖田地的地契，进行各种交易的合同；族群坚持原始手工耕作，所使用的种种农具；日常生活纺织用的纺车，乃至下地戴的草帽……当我在费城阿米什农庄看到他们“展览室”里的老物件时，内心极为震撼。文字的历史固然必要，但是，其了解探知的前提是识文断字。而实物、实景的直观展示，无论老少识字与否都会牢牢记住，记进心里。阿米什人的聪明，由此可鉴。

如果说“阳泉记忆·1947”，老物件唤起的是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，阿米什人展

览室唤起的是关于一个族群的记忆，那么，往往有一些老物件，记录的则是一个行业乃至一个人的历史变迁。譬如，曾经挂在许多人腰间的BP机，曾经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通讯水平。BP机的品牌，则或多或少代表着一个人通讯消费的实力——一些热衷于显摆的人，常常将原装的摩托罗拉BP机挂在裤腰显眼的位置上，时不时还要将衣襟撩一撩，以使那个摩托罗拉BP机可以时常暴露于别人注视的眼眸之中。曾经的虚荣、可笑，连同着那台当年驰骋天下的掌上玩意儿，被一代又一代智能“掌上机”远远抛在了身后——这条凝结成通讯器材迭代历史的链条，BP机这款老物件，无论如何是不可忽略的一环。

曾经的老物件，伴随着人们默默走过春夏秋冬。走进历史的老物件，又透过岁月的包浆，将自身的温暖记忆，传递给寻寻觅觅的后来者——而历史，则在这种温情的展示与回味里，延续成绵长的记忆，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。

功不可没的老物件！



夏至人间一阴生

□ 仇进才

在二十四个节气中，夏至与冬至是最早确立的。在公元前7世纪，古人用土圭测日影时发现，圭表的影子总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移动，于是把日影最远时定为冬至，最近时便是夏至。人与节气的第一次对话，就在“立竿见影”这个成语中完成。

至者，极也，一年中夏至的白昼最长。但物极必反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昼会愈发短，夜会愈发长，所以有谚语“吃了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”，白天的时间会随着面条被一根根地吮吸到夜晚的肚子里。在古代，昼与夜分别是阳与阴的象征，夏至便又被称作“一阴生”。唐诗《夏至日作》中写道：“寄言赫曦景，今日一阴生”，诗人传话给盛夏，从今天开始，阴气就要萌动了。

这也解释了古人划分的夏至三候，一候鹿角解，二候蝉始鸣，三候半夏生。古人认为，鹿角朝向前方，性属阳，而夏至后阳气衰弱，所以鹿角开始脱落。蝉的寿命很短，要抓紧时间完成种族延续的使命，所以在阴气初动时，雄蝉就放声高歌，来获得雌蝉的青睐。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，此时也在沼泽与水田里探出头来。

阴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极重要的一部分，古人以此认识并阐述了日月运转、世界运行的道理，也挖掘出人类身体中的

宝藏，让中医学成了中国一枚靓丽的名片。因此，对于一阴始生的夏至，古人十分重视，郑重地将这一天定为节日。在宋代的《文昌杂录》中，夏至与中元节并列，百官有三天假。虽比不上春节、元宵的七天小长假，但比清明、端午的一天假要多。

放假在家，又是慵懒的盛夏，自然要用美食犒劳下自己。白居易曾写道：“忆在苏州日，常谙夏至筵。粽香筒竹嫩，炙脆子鹅鲜。”夏至这一天，左手粽子右手烤鹅，舌尖上共舞着两种鲜美。在古代，因为夏至和端午靠得很近，所以粽子上也烙印着夏至的印章，《荆楚岁时记》中也记载道：“夏至节日食粽，周处谓为角黍，人并以新竹为筒粽。”直到后来，夏至的节日概念逐渐淡化，成为一个普通的节气，粽子才成了端午的专属。

吃的有了，也要有喝的，夏至时正逢荔枝成熟，肉白多汁，甘甜爽口，用来泡酒更是平添一道风味。《归善县志》中记载，夏至时节饮荔枝酒能助长阳气。

古人认为，夏至是阴阳此消彼长的序幕，所以要格外注意扶阳抑阴，朱熹在《周易本义》中写道：“至其消长之际，淑慝之分，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。”吃粽子、喝荔枝酒便是与此观念相契合。民

间也流传着一副这样的夏至对联，“菊灰止蠹，荔熟设厨”，与吃荔枝相对的是用野菊花烧成的灰洒在麦子上，据说可以防止虫害。除了麦子，书中也会有蠹虫，所以还有晒书的习俗。把满屋的书搬到庭院里摊开来晒，风翻动着书页，就像翻动着书香门第的家风与传统。

看来，这初动的阴气有时并不讨喜。这也难怪，阳往往代表着积极向上、生机勃勃，而阴代表着沉郁、凋敝与萧索，人自然会倾向于喜阳。

但总会有情绪低沉的时候，这时候便是阴的主场了，在纸上漫漶成一些荔枝酒都无法消去的愁情。宋代诗人袁说友在《夏至日雨》中写道：“病躯无耐暑，老鬓不禁秋。”年迈的身体扛不住暑热，也禁受不住秋风萧瑟，在万物向荣的夏天，他的心中却深深扎着一截悲戚。无独有偶，明代诗人张正蒙在《夏至对雨柬程孺文》中感叹道：“岁序一阴长，愁心两鬓知。”这份初动的阴，终究让夏日的激情与狂热中多了份黯然与阴凉。

阴阳学说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，在夏至日，把自己像书一样摊开，让风轻轻地翻页。我们听懂了阴阳，也就听懂了五千年的喧嚣与沉默。

父亲节

□ 魏益君

满天的星星，那是父亲的眼神
明月如灯，那是父爱的光辉
父爱是一泓清泉，恬静我的生活
父爱是一轮太阳，温暖我的身心
父爱是一首歌谣，快乐我的天真
父亲节，六月因这个日子而美好
美好成阳光般热烈的父爱
美好成天空般父亲的心胸



六月因这个日子上升了温度
一种沉默的激情
一种由衷的感念
拼合成夏日热烈的情绪
我攀上的每一座山峰，都有
父亲挺直的肩头
我越过的每一条河流，都有
父亲躬成的背脊

父亲的夏至面



□ 杨金坤

1986年的夏至，是我刚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夏至，也是我最后一次吃父亲过水面的夏至。

“我们的先人，在地上立了一枝竹竿，发现每年太阳走到今天，影子最短。便说：‘日长之至，日影短至。至者，极也，故曰夏至。’……”那年的夏至是礼拜天，我骑着自行车，从县城赶回家。一见面，父亲就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。

冬至饺子夏至面。按照故乡的风俗，每年一到夏至这天，家家户户都吃过水面。母亲过世早，每年夏至都是父亲为我做过水面。但让我奇怪的是，那年的夏至，与往年相比，父亲的话似乎特别多。

天将中午，父亲结束了话语。他从面缸里挖了两瓢白面倒进和面盆里，一手端着水瓢慢慢向盆中倒水，一手在盆中迅速地把面和水搅和到一起，等到水和面基本均匀以后，再反复揉搓。一直到所谓的面光、手光、盆光为止，面才算真正和好。揉面成型看似简单，也是个力气活和技术活，父亲和完面，已经累得满头大汗。面和好后，父亲找来一块湿润的笼布盖在面团上，让面醒一会儿。

“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一季又一季，一年又一年。孩子，不能辜负好光阴啊。”醒面的空隙里，父亲再次叮嘱我。

面醒好后，父亲开始擀面条。他麻利地用菜刀切下一块面团，先在案板上轻揉几下，然后用手掌压成饼状的面片，用大擀面杖熟练地擀了起来。不多时，一大块面团被父亲擀成了薄溜溜圆乎乎的大面片。父亲将面片折了几折，叠成条状，左手按住面片，右手握着菜刀嚓嚓切下去，薄又细的面条很快堆满了案板，只等着水滚下锅。我负责烧火，在熊熊火焰的舔舐之下，铁锅里的水烧开了，父亲抓起面条，轻轻抖动着丢入锅中，面条打着旋儿翻来滚去。面条熟了，父亲用笊篱捞出，用凉水一过。父亲又从碗橱端出炒茄丝、炒绿豆芽、煎鸡蛋花，还有黄瓜丝、酱瓜末、胡萝卜末等小菜。

“你啥时候做好的？”望着五色交织的炒菜和五味交融的小菜，我诧异地问。

“早上，我起了床就开始准备，只等你回家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望着父亲满脸的皱纹和疲惫，我的眼角湿润了。

“抓紧吃，要不然就糗了。”父亲给我盛好面，用慈祥地眼光看着我，说。

“真好吃！真好吃！”我吃了一大口面条，高兴地说。

“为什么好吃呢？因为煮的时候，烧足火，滚三滚，面条不夹生；盛出锅，抓紧吃，面条不糗又不坨。”父亲听了我的话，自问自答。

“孩子，请记住，不欠，不糗，不坨，这不是说面条而是说人生。你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在工作上，你要埋头苦干，不攀不比，不等不靠，只有这样，你的人生才能不欠、不糗、不坨。”父亲接着说。

3个月后，父亲因脑出血去世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每年夏至，我都会想起父亲那最后的夏至面。